

臞

軒

集

五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七

宋 王邁 撰

啓

按此卷起自潭州觀察推官
至調浙西安撫司幹官作

謝趙侍郎送自著易說語孟洪範老子書解啓

老子杖青藜方策勲於羣籍孺子拜黃石乃受教於一
編幸見人間未見之書如得天下難得之寶斯文增氣
後學有師茲惟某官一代宗工三朝壽雋出處名節朱
虛侯衛社稷之忠游戲文詞太白老鳴國家之盛身握

陪京之管鑰秩崇廣內之圖書每於凝香森戟之間不
廢滴露研朱之樂神機一泄六丁曾下於霧中人爰已
通三畫併吞於天上謂義文孔子無二道合京費王弼
為一人訓易而以神明發千百餘年之關鍵得意而忘
言象付六十四卦於筌蹄既精研六籍之原乃大放羣
書之作于洪範則首及君臣之正分於中庸則先明忠
恕之同源渾融一貫於胸中脫畧諸家於紙上讀論語
知趙中令願致太平談孟子異王荆公恥規近利造好

學力行之地位下精義入神之工夫上而續伊洛之正
傳下亦窺柱史之衆妙夫子言文章性道又得而聞元
帥閱禮樂詩書於今親見著述尤多於丁部敷陳上達
於乙觀吟六藝之文披百氏之編大儒事業舉三代之
隆建萬世之策宰相規模某猥以謏聞恭承大惠非桂
樹聯芳於二陸而蓮池誌美於季方鉅冊高文方進徹
細旃之上牙籤縹帙何緣到圭竇之中方精神昏耗於
吏塵使心目開明於理窟既獲多聞而又多見未識異

人先得異書心愛太玄莫預弟子侯芭之列手編文籍
願書門人李漢之名

謝趙漕啓

父生師教之身僕不輕於所託德進言揚之選公何取
而見收既不常親炙於朝夕之間又不能借助於左右
之譽惠出非望始聞猶疑乃以剪拂之過情竟謂強毅
而有立玩誦至此感慨久之直道而行寡與世合中人
以上好與已同鄭公良臣尚恨義方有太直之操曲江

賢相且嫌挺之負過勁之名如某其人何足比數昔嘗
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復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
醒斗升之祿粗奉甘旨方寸之地可質神明位卑而言
高才疎而意廣圓為卿方為皂豈不知流俗之皆然直
如弦曲如鈞亦各隨中心之所好涖官雖久無志可行
居常咄咄書空見者往往下石諸大夫之唯而舍之謬
誰或助之一齊人之傳而楚之咻嘻其甚矣敢謂囊錐
之末露亦蒙銀管之特書向非大量過人如王文正之

待寇平仲盛德容物若婁師德之于狄梁公則將不免
於見尤何況敢望為知己茲蓋伏遇某官名節皦如霜
日氣義薄於雲天將解佩以還朝猶焚香而薦士懸鏡
於此媿妍凡閱幾人落筆之餘精神在末一點此舉庶
幾公道高風可激懦夫於養痾之際得之其起廢之功
大矣抱茂宏之羸疾猶幸耳堅得淮南之仙丹頓欣骨
換寒谷暖生於吹律親庭喜至於加餐某敢不勉所飭
修加之涵養所不背師門之訓惟勵初心願言開賓閣

之時無忘今日相期者遠槩見乎辭

回林監倉啓

宸扆出綸帥藩司庾見者謂名卿之子肯此盤旋今而
後倉氏之官不為卑冗罪遲展慶倒置先施恭惟某官
胄子英游清時偉望呼吸三山之秀氣發為詞源崔嵬
雙闕之家聲不斷書種講聞素官之譖佩服教忠之言
翩然斜飛來此小試蓋秉田有職雖素王猶屑為之而
治粟名官以國士亦嘗親此偶司出納可養經綸况當

疆場之多虞正倚積貯以為命自今紅腐必無年饑用
不足之憂不日綠綈趣奉歲入穀幾何之對有如某者
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
臆盡言決科輸鼎甲之三籌入幕乏錐囊之一穎比於
江西訪芝蘭之友謂於門下為瓜葛之親略相先後以
之官或可牽連而託契豈惟暇日共觀鄴侯三萬軸之
藏祇恐匪朝已預文子七十家之薦

投帥辯謗啓

微官幕府忽罹市虎之讒大字通衢至有蒼鷹之戒自
反無嫌旁觀謂何竊以下僚之事長官也至難小人之
陷君子也常易慘慘劬勞燕燕居息敢謂不均皓皓易
汙皦皦難全動而得謗莫能加之以賊汙之迹則必誣
之以苛刻之名肆為譟張陰結寵眷諸大夫之唯而周
舍之譎寡與固宜一齊人之傳而衆楚之咻相攻太甚
伏念某癘惟信古樣不入時為饑所苦而來稍足亦甘
於隱員為卿方為阜豈不知流俗之皆然直如絃曲如

鈞亦各隨中心之所好謂欲盡忠於所事何忍相率以
為欺苟有知未嘗弗言欲通壅蔽未見信以為謗已自
取踈疑遂令狐媚者旁觀乃以蠅營而加汙高明過聽
約束嚴斂然某粵自蒞官粗思及物嫉奸吏以浸漁而
舞法時行直舍之笞憫窮民以衣食而遭刑量減公庭
之杖倡優下賤抵憲不赦書史典謁請間不行大則爭
於階除小則筆於簡牘睚眦之怨交結膚受之愬果深
有如墻壁之文甚如市朝之捷聲儉竊笑善類驚心固

不止為一人言非所以令庶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尚何顏而坐曹如左右曰可則殺之寧有殞而無辱仰
惟某官以四方霖雨為一道福星雅志平反喜動慈闈
之笑榮卑躬吐握許通屬吏之款私顧此謏儒待以我
輩書門板以旌孫戊之直諫是能容之指棗枝而謂斛
律之淫刑豈得已者每於議政之暇誨以有味之言謂
心貴和平毋若昌黎之好勝謂吏師法令宜佩元城之
良規某敬以服膺力求掾過願以十目所視者不待決

日而斂之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方立危疑之地國士之
遇既有智伯冀全終始之知此情不孚有去而已

上葛撫屬啓

望紫樞之府早聆蘭砌之芬芳入碧油之幢晚竊蓮池
之餘潤先辦赫蹠而告至將收縞帶以乞交恭惟某官
天分本高學力又到丰標如玉英精奪婺女之輝咳唾
皆珠文采對天孫之巧維時幕府為國重臣安石之薦
謝玄才能是舉呂相之知夷簡公輔相期不應露穎之

初屑辱司征之寄方禮樂詩書之帥妙簡乃僚謂風流
蘊藉之賢宜賓之幕排紛剌劇而刃不頓飛書走檄而
筆不停宜臺府之賞音羨家庭之有譜筦庫七十家之
薦日即留中扶搖九萬里之搏風斯在下某居今以屈
嗜古而窮黃甲同年半是雲霄之雋武青燈共夜依然
山澤之臞儒百憂熏心一貧到骨葵丘之瓜已熟雖喜
及期輦路之柳可攀自慚寡援所幸締年盟之未必不
靳忠告之言專祗有期喜遂一斑之覩含毫莫斷願求

三昧之傳

與鄭給事啓

諾仕京畿為碧油幢之下吏主盟寒峻有青瑣闥之正
人昔薦墨之未乾今師門之孔邇倉皇告至俯伏投誠
竊以貴賤之分固殊氣味之投亦寡君乘車我戴笠命
實不猶子鼓瑟王好竽物難苟合悠悠古道汨汨頽波
或已隔面於紫陌之春誰肯動心於綈袍之舊焉有如
夕郎之貴顯尚猶記暮子之姓名同心皆四海之人獨

思眷顧十年無一枝之信不責踈狂吹噓已送於上天
植立且期於異日歲云暮矣訝瓜戍之來遲予日望之
見鄉人而輒問俯念梁園之後志曲為材館之先容如
許殷勤實難勝荷伏某晚竊一第繼罹百憂頭顱如許
而心自憐髀肉已消而名未立豈不汲汲於仕胡為遲
遲而行蓋回思捧檄之時哺烏望絕況未有應門之嗣
舐犢情鍾加以聚糧之難重以負薪之疾何其久也止
或尼之駑馬頗困於脩程今方稅駕去燕來尋於舊壘

好為捲簾茲蓋伏遇某官古大臣之盛心新天子之舊
學黃扉丹地凜杜公封駁之詞廣厦細旃負范相溫淳
之氣結知密勿跬步登庸乃力遜於軒墀真大耐於官
職久負儒者給事中之望行展魁然真宰輔之才尊主
庇民以存心用闡宗社薦賢報國必有後慶衍子孫某
是以不願出於他門惟亟投於大造一力成就三生遭
逢桃李無言所望先華而後實松筠有節誓當老壯以
窮堅